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72555/4165.3(5)

列傳 七十二

馮異

姚期

劉楨

劉隆

岑彭

王霸

耿純

傅俊

賈復

祭遵 從弟

朱祐

堅鐸

吳漢

任光 子隗

景丹

馬武

陳俊

李忠

王梁

蓋延

萬脩

杜茂

臧宮

邛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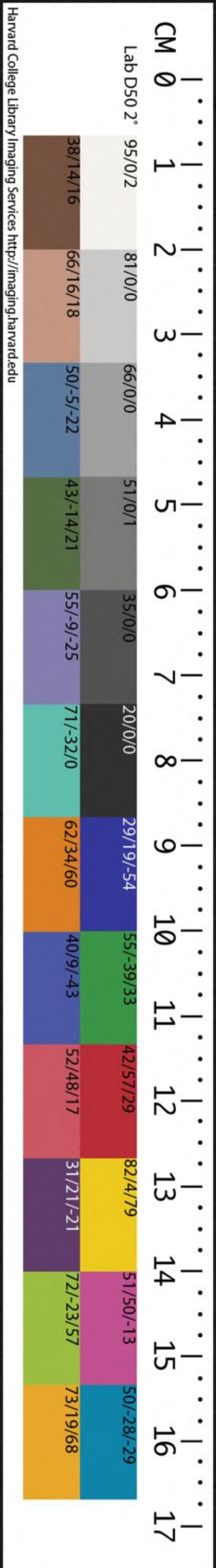
馬成

耿弇

弟國子秉
秉弟夔國弟子恭

後漢書 五

卷二十一



范氏後漢書批評卷十九



寧顧起元閱



馮岑賈列傳第七

敘戰功詳中多點綴烟波處

馮異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
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
萌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
下屯兵巾車鄉異間出行屬縣為漢兵所執時異
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疆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卽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簿苗萌爲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叔壽段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爲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

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爲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爲尚書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

後漢書比平 卷之九
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鈺期乘傳撫循屬
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
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
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萋亭時天寒烈衆皆
饑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
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
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
麥飯莧肩因復度虜沱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間
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
小傳

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
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
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
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
多之別擊破鐵脛於北平又降匈奴于林闕頓王
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
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
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
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

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執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李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起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

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歧慕

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

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

雖有悔恨亦無及已提前事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

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

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

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

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

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

後漢書地理志卷之九十四
四
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
南成臯以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
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
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
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
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
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
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
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度河擊鮪鮪走異追

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
勸光武卽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鄙問四方動靜異
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亾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
大王宜從衆議上爲社稷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
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
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
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
陽夏侯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
冢使太中大夫齎牛酒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

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貝劔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

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卽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

後漢書地理志卷之九
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
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
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
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
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
執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
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
大破於嶠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
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

翅回谿終能奮翼龜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方論功賞以荅大勳時赤眉雖降衆寇猶盛延岑

總敘諸賊

據藍田王歆據下邳芳丹據新豐蔣震據霸陵張
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
倉角閔據汧駱蓋延據藍屋任良據鄆汝章據槐
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
擊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旣破赤眉自
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引張邯任良共攻
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來

降歸異岑走攻析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一、句、了、案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

呂鮪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於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衆其後蜀復數遣將間出異輒摧挫之懷來百姓申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都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

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語、意、妙、甚、與、韓、信、多、多、益、辨、相、去、天、壤、矣、異、真、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善、處、功、名、哉、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殺之中，尚不敢過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

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

君、臣、間、情、曲、如、此

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

錢帛，詔曰：倉卒無萋亭豆粥，虜沱河麥飯，厚意久

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

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

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讌，見定

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

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柁邑未及至，隗囂乘

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九
取柁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
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
兵臨境忸怩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柁邑三輔動搖
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
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
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
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
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狀不
敢自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制

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武威將軍虜兵猥
下三輔驚恐柁邑危亾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兵
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
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爲不足孟之反奔
而殿亦何異哉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
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
於是使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青山胡率
萬餘人降異異又擊盧芳將賈覽匈奴奠韃日逐
王破之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

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軍謚曰節侯長子彰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訴爲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侯食三縣永平中徙封平鄉侯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仁不遺親義

不忘勞與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允耀萬世祉祚流行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况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敘舊德顯茲遺功焉於是紹封普子晨爲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九
岑彭傳

敘事錯綜之甚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効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鬪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令屬伯升

及伯升遇害彭復為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楊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城鮪薦彭為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淮陽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會舂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

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
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
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
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
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可以爲用乃貫歆以爲鄧禹
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
是拜彭爲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授以常所持
節從平河北光武卽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
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

軍朱祐右將軍萬脩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
揚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
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
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
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
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舂已得長安更始爲
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
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
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

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顧敕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鄆王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日悉其眾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鮪淮陽人

結末鮪案

後為少府傅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下犍葉等十餘城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略十有二縣董訢起堵鄉許邯起杏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滄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許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

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不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清陽董訢降彭復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獲陛下既至不知

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兄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亾歸以告豐豐節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

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爲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拜爲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衆夷陵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爲征南所圍豈况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沂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戍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

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敢降而反與秦豐合

好妻兄

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亾歸夷陵帝幸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戎與數十騎亾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彭以將伐蜀漢而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

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冬破彭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

起居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足旣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爲後拒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

萬人乘枋單下江關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鬪樓立橫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

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橫柱鉤不得去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歿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亾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

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其牛
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
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
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
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
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
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翁與臧宮拒
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
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

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
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
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
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聞而惡之欲徙
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亾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荆
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聞
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
所獻賜彭妻子謚曰壯侯蜀人憐之爲立廟武陽
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陽侯十三年帝思彭功

復封遵弟淮爲穀陽侯遵永平中爲屯騎校尉遵
卒子伉嗣伉卒子杞嗣元初三年坐事失國建光
元年安帝復封杞細陽侯順帝時爲光祿勳杞卒
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少爲侍中虎賁中
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
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
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
菴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
岑君於戲休茲熙卒子福嗣爲黃門侍郎

賈復傳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
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
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爲、縣、掾、迎、鹽、河、
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
還、縣、縣、中、稱、其、信、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衆、數、
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衆、歸、漢、中、
王、劉、嘉、以、爲、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說、
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

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亾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爲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書往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栢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部

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光武至信都以復爲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王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

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光武卽位拜爲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儵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郾連破之月餘

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屬縣悉定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明年春遷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間連破之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卽墨挺胡觀陽凡六縣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

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旣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三十一年卒、謚曰剛侯、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肅宗更封復小子邯爲膠東侯、邯弟宗爲卽墨侯、各一縣、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字武孺

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稍遷、建初中爲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爲居人所僕役、不得爲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擿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徵爲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和帝女臨穎長公主主、兼食潁陰、許合三縣、數萬戶、時鄧太后臨朝、光寵最盛、以建爲侍中、順帝時

為光祿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眾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兩將之功實為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剋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亾之地留之以生災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宛賊奇鋒震敵遠圖謀國 卷十九終

范氏後漢書批評卷二十

江寧顧起元閱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吳漢傳

漢戰功最多傳所紀詳略相問指畫描寫往往如目睹如口語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亾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為安樂令會王郎

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奇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

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

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

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

小傳

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攜

又奇

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躬

敘得曲折

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大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畱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歿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歿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亾危亾之至在人所由不可

後漢書 卷二十一
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彊
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
心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亾之禍義無
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
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
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
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
手擊殺躬其衆悉降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
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

妻乃有智

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
武北擊羣賊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
陳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卽位
拜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
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
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
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
餘萬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爲廣平侯食廣平
斥漳曲周廣年凡四縣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

伯卿等及河內脩武悉破諸屯聚車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酈穰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

諸將謂漢曰天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奇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旣歿二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及前

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

○發○兵○奇○妙○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進

擊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斬憲事已見劉永傳東方悉定振旅還京師會隗囂畔夏復遣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部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亾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亾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

後漢書卷二十一
裝露橈船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爲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

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旣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光武料敵之精審乃爾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

後漢書 卷二十一
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

博敗局爲勝局此舉尤妙

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

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

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

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

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

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

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

漢賞功之賜如此

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
餘口置居庸常關以東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
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踰城走廣都歆
遂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胸臆徐容等起兵各數
千人以應之帝以歆昔爲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
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
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
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泐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
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

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疆力傳盡漢之爲每從征伐帝未安恒

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

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

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

疆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又卽引

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

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

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

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

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
 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謚曰忠侯發北軍五校
 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了哀侯成嗣
 為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為三國成子旦為濯
 陽侯以奉漢嗣旦弟盱為筑陽侯成弟國為新蔡
 侯旦卒無子國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為平春侯以
 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漢兄尉為將軍從征戰死
 封尉子彤為安陽侯帝以漢功大復封弟翁為褒
 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尉嚴宣與漢俱

粘帶作尾

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為偏將軍封建信侯

論語少味不及史公多矣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
 親諒由質簡而疆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
 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
 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為疑而
 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蓋延傳 傳文簡質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身長八尺彎弓三百
 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

在職辦彭寵爲太守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謀歸光武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卽位以延爲虎牙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其夏督尉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進取麻鄉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其城人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延追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而彭城扶陽杼

秋蕭皆降又破永沛郡太守斬之永將蘇茂佼彊周建等三萬餘人救永共攻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大半永棄城走湖陵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三年睢陽復反城迎劉永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爲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蘄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因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拔之復追敗周建蘇茂於彭城茂建亾

奔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聞之自郟圍休時
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郟則
蘭陵必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
而陽敗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
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
先赴郟者以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
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
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郟邳之間戰
或日數合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

之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
度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

殆令人齒
欲相擊

帝自

將而東徵延與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
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任城
討龐萌於桃鄉又並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
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
清水諸屯聚皆定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歙攻河池
未剋以病引還拜爲左馮翊將軍如故十三年增
封定食萬戶十五年薨於位子扶嗣扶卒子側嗣

後漢書 卷二十一
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爲盧亭侯恢卒子遂嗣

陳俊傳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少爲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爲太常將軍俊爲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爲安集掾從擊銅馬於清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

入漁陽所過虜掠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卽位封俊爲列侯建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更封新處侯引擊頓丘降三城其秋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爲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四年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是時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太山豪傑多擁衆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
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
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嬴下俊大破之追
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
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破張步事在弇傳時
琅邪未平乃徙俊爲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齊地
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憲於贛
榆進破胸賊孫陽平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
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青徐俊得撫貧弱

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
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
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爲重憂且勉
鎮撫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明年徵奉朝請
二十三年卒子浮嗣徙封蘄春侯浮卒子專諸嗣
專諸卒子篤嗣

臧宮傳

後半多風韻詔
辭澹宕可味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也少爲縣亭長游徼後率
賓客入下江兵中爲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

後漢書地理志卷二十一
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
以爲偏將軍從破羣賊數陷陳郤敵光武卽位以
爲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明年將突騎
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顏於沮陽酈
悉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皆下
之帝使大中大夫持節拜宮爲輔威將軍七年更
封期思侯擊梁郡濟陰皆平之十一年將兵至中
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
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

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
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
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
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醢
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荆
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
使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
盛兵於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
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

後漢書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從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衆降進拔緜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

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進軍咸門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帝以蜀新定拜宮爲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鄼侯十五年徵還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定封朗陵侯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宮將

後漢書 卷二十一
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
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
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執無久
立其中必有悔欲亾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
挺緩令得逃亾逃亾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
卽勅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
城門校尉復轉左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降之
宮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饑疫自相分
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

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與
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
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虜今
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
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
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
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
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
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

後漢書卷二十一
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亾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臾且北狄尚彊而

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宮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除永寧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由爲朗陵侯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爲羣尚未足以爲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斯誠雄心

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王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贊曰吳公鷙彊實為龍驤電掃羣孽風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俊休休是亦鷹揚

范氏後漢書批評卷二十終

范氏後漢書批評卷二十一

江寧顧起元閱

耿弇列傳第九

弇與父况事互敘體奇

耿弇傳

弟國 國子秉 國弟子恭

秉弟夔

獨敘世系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父况字俠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後為朔調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

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况自以莽之所置
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况奉奏詣更始因
齋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
帝子輿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
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
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
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
突騎以鱗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
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弇道聞

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弇因
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
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弇因從光武北
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
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
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
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
奈何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會薊中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走昌平就

後漢書北略卷三十一
况因說况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奔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旣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奔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况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奔等遂從拔邯鄲時

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况勸永不應召令詣于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張犇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爲援助光武以奔弟舒爲復胡將軍使擊犇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况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常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温明殿奔入造牀下請

間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
內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
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
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
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
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
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
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
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亾者多

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光武大說乃
拜弇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到上
谷收韋順蔡充斬之漢亦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
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
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
走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虜危急殊死戰時軍士
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乃振賊亦退去從
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光武還薊復遣
弇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

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光武卽位拜弇爲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畤侯食好畤美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衆以從岑弇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

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弇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况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况爲陰麋侯乃命弇與

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等擊望都故安
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
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以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
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爲兩道以擊遵喜
胡騎經軍都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
况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歿天子嘉况功使
光祿大夫持節迎况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
弁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者四
萬餘人因詔弁進討張步弁悉收集降卒結部曲

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
從朝陽橋濟河以度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
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
十以待弁弁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
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
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
里弁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
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弁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弁
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

後漢書 卷二十一
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亾歸歸者以弁期告邑
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弁喜謂諸
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
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
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
中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亾歸張步弁復收其積聚
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
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
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弁進軍畫中居二城

之間弁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
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
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弁勅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
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弁曰不
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
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卽西安孤張藍
與步隔絕必復亾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
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歿傷必多縱能拔之藍
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

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
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
遂將其衆亾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頃
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
槍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
彼又皆疲勞足何摧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
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
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
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

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
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
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
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
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
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
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
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
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

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

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狗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爲中郎

總

將弁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
及况卒謚烈侯少子霸襲况爵十三年增弁戶邑
上大將軍印綬罷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
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
子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忠卒子
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
陽長公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隃麋侯霸卒子
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爲羽林左監
顯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爲河陽太守後

曹操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牟平侯舒卒子襲嗣
尚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爲清河
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爲孝德皇后以妃爲
甘園大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
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
王聖等譖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
議者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爲林慮侯位至侍
中安帝崩閻太后以寶等阿附嬖倖共爲不道策
免寶及承皆貶爵爲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

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今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爲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爲大司馬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亾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如其議焉國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詔詣省闈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開帝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以騎都尉秦彭爲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

後漢書地理志卷二十一
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卽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卽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

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卽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救戊巳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爲郎章和二年復拜征

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憲傳封秉美陽侯食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永元二年代桓虞爲光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謚曰桓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長子冲嗣及竇憲敗以秉竇氏黨國除冲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平丞相司直韋況晃畢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罹禍滅者衆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爲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三年憲復出河西以夔爲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闕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亾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

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栗邑侯會北單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衆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以夔為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士後復為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屯鴈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為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

莫鞬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衆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鄭戩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笞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乃以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巳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巳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

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爲所歿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

吏士渴乏，竿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眾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歿，生故皆

無二心，而稍稍歿。亾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歿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

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
令、敦、煌、酒、泉、大、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
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
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
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
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
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
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
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

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
工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
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
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
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
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
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歿歿
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
郎將鄭衆爲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

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
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
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
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
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
拜爲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爲雒陽市丞張封爲
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爲共丞餘九人皆補羽林恭
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齋牛
酒釋服明年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

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校士三千
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羌接
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
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燒何羗等十
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
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卽
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
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於
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

後漢書 卷三十一
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本郡卒於家子溥爲京兆虎牙都尉元初二年擊畔羌於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畢並爲郎畢字季遇順帝初爲烏桓校尉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畢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與鄧禹傳
未一體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歿之地也以爲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問趙殿醜酒齊城況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

後漢書批評卷二十二
分此凶狄乘洽胡情夔單虜迹慊慊伯宗枯泉飛
液

范氏後漢書批評卷二十二

江寧顧起元閱

銚王祭列傳第十

銚期傳



銚期字次况潁川邠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
矜嚴有威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
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從徇
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
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

目大呼左右曰趣衆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爲禪將與傅寬呂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以期爲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千人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真定宋子攻拔樂陽豪肥纍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登陷陳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憤復戰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間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爲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

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趣邪時銅馬數十萬衆入清陽博平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青犢赤眉於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遂破走之光武卽位封安成侯食邑五千戶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又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謀欲相

率反鄴城帝以期爲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

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以期爲太中大夫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爲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十年卒帝親臨襚歛贈以衛尉安成侯印綬謚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爲建平侯後徙封丹葛陵侯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傳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父爲郡決曹掾霸亦少爲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過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

功曹令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懔而還光武卽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虘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

冰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爵關內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歛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卽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爲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兵而以宮俊爲騎都尉建武二年更

封富波侯四年秋帝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

弊乃可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

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爲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年，霸與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姦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璽書拜霸上谷太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

守陳訢將兵為諸軍鋒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由於崞繁峙不剋十三年增邑戶更封向侯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泊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轉

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封軹侯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儀長公主為黃門郎度卒子歆嗣

祭遵傳 從弟彤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為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

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貫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尋拜爲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臧宮等入箕關

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險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年春張滿飢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旣執歎曰讖文誤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時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

與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宏執豐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寵。因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建

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向等從天水伐公孫述。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備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為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退。下隴，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

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柁邑大司馬吳漢等還屯長
 安自是後遵數挫囂事已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
 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
 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
 御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
 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九年春卒於軍遵為人
 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
 身衣韋絝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
 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

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
 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
 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
 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
 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
 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
 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
 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
 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

受命先明漢道衰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亾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陽衆兵旣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

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怠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

後漢書 卷三十三
十一
遵薨論敘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
古之制爲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卿至葬車
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
葬謚曰成侯旣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
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
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
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
而獨在家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
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爲黃門侍郎常在左右
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墳
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
爲第一遷襄賁令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
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
政清璽書勲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當是時匈奴
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疆盛數入塞殺略吏人朝
廷以爲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
屯障塞帝以彤爲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則勵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
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
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
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
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
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
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
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
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

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
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
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卽擊匈奴左伊秩
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
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
桓並入朝貢彤爲人質厚重毅體貌絕衆撫夷狄
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數
犯上谷爲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能禁彤
乃率勵偏何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

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讐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旣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十六年使彤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

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歿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歿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歿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效歿前行以副吾心旣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

後漢書批評 卷二十二
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爲立祠四
時奉祭焉彤旣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
擊車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
參坐沮敗下獄死彤子孫多爲邊吏者皆有名稱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
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徼人請符以立
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
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眚
之故以致感情惜哉畏法之敝也

贊曰期啓燕門霸水滹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
抗遼左邊廷懷和

范氏後漢書批評卷二十二 終

范氏後漢書批評卷二十三

江寧顧起元閱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

任光傳 子隗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為鄉里所愛初為鄉嗇夫郡縣吏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為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為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
都尉李忠令萬脩功曹阮况五官掾郭唐等同心
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斬之於市以徇
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
還狼貝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爲漢據邯鄲卽馳
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世祖至大喜吏
民皆稱萬歲卽時開門與李忠萬脩率官屬迎謁
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執力虛弱欲俱入城
頭子路刁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

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
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世祖從之
拜光爲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
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
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
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世
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使騎各持炬火彌滿
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卽降
旬日之間兵衆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廼遣光

歸郡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兵盧城頭故號其兵爲城頭子路曾自稱都從事詡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間衆至二十餘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詡濟南太守皆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爲其將所殺衆推詡爲主更始封詡助國侯令罷兵歸本郡刁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兗界衆有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爲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因號爲檀鄉檀鄉渠帥董

次仲始起在平遂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衆十餘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食邑萬戶五年徵詣京師奉朝請其冬卒子隗嗣後阮况爲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宗族收養孤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卽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以爲將作大匠將作大匠自建武以

來常謁者兼之至隗廼置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
八年代竇固爲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
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
和帝卽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
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
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
言直議無所回隱語在袁安傳永元四年薨子屯
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爲步兵校尉徙封西陽侯屯
卒子勝嗣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

李忠傳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父爲高密都尉忠元始
中以父任爲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以好禮修整
稱王莽時爲新博屬長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
使者行郡國卽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
祖以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
以帶忠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
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
卿得無望乎卽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手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廼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

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郿鄆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廼還復為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食邑三千戶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龐萌董憲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

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徵詣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

萬脩傳

萬脩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特為信都令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為偏將軍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剋

而病卒于軍子普嗣徙封法氏侯普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親卒無子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脩曾孫豐為曲平亭侯豐卒子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子國除延熹二年桓帝紹封脩玄孫恭為門德亭侯

邳彤傳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為遼西太守彤初為王莽和成卒正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為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

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

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亾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卽日拜彤爲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

後漢書 卷二十三
先曉、警吏、民世祖夜至卽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
奢城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爲王郎郎
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
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
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
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
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
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行大司空事帝入洛
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爲左曹侍

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
陵侯十九年湯卒子某嗣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
太后紹封彤孫音爲平亭侯音卒子柴嗣初張萬
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
重平侯綏封平臺侯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
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
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
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

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劉植傳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廼開門迎世祖以植爲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爲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衆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卽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廼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揚擊筑爲歡因得進兵拔邯鄲從

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植爲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爲驍騎將軍封觀津侯喜卒復以歆爲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喜歆從征伐皆傳國于後向徙封東武陽侯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傳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爲王莽濟平尹純學於長安因除爲納言士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爲濟南太守時

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衆純連
求謁不得通久之廼得見因說軼曰大王以龍虎
之姿遭風雲之時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
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暴興
此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
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軼奇之且以其鉅鹿大姓廼
承制拜爲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
河至邯鄲純卽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
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

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世祖自
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
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拜純爲前
將軍封耿鄉侯訢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
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
純恐宗家懷異心廼使訢宿歸燒其廬舍世祖問
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
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
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

後漢書地理志卷二十三
弱、在、行、猶、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
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至、鄯、世、祖、止、傳、舍、
鄯、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惲、純、先、覺、知、
將、兵、逆、與、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
赤、肴、青、犢、上、江、大、槍、鐵、脰、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
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
夜、攻、純、雨、射、營、中、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
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
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

破、之、馳、騎、白、世、祖、世、祖、明、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
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世、祖、曰、
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
族、不、可、悉、居、軍、中、迺、以、純、族、人、耿、伋、爲、蒲、吾、長、悉、
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卽、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於、
濟、陰、下、定、陶、初、純、從、攻、王、郎、墮、馬、折、肩、時、疾、發、迺、
還、詣、懷、宮、帝、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
是、使、植、將、純、營、純、猶、以、前、將、軍、從、時、真、定、王、劉、揚、
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瘦、揚、爲、主、揚、病、瘦、欲、以、

後漢書 卷三十三
十一
惑衆與綿曼賊交通建武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
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內副等乃復遣
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並使勞慰王侯密勅
純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
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傳舍揚稱病不謁以純真
定宗室之出遣使與純書欲相見純報曰奉使見
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揚弟
林邑侯讓及從兄細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衆強
而純意安靜卽從官屬詣之兄弟並將輕兵在門

外揚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廼
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帝
憐揚讓謀未發並封其子復故國純還京師因自
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
位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
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旣治武復欲脩文邪廼
拜純爲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
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荆荆降
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時

發干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胄爲軍吏耳治郡廼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爲東光侯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爲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常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大中

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年卒官謚曰成侯子阜嗣植後爲輔威將軍封武邑侯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侯訢爲赤眉將軍封著武侯從鄧禹西征戰歿雲陽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者三人爲二千石者九人阜徙封莒鄉侯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年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爲高亭侯盱卒無嗣帝復封

盱弟騰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贊曰任邳識幾嚴城解扉委佗還旅二守焉依純
植義發奉兵佐威

范氏後漢書批評卷二十四

江寧顧起元閱

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列傳第十二

朱祐傳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
往來春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
以祐為護軍及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復以祐為
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政
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姦收護

軍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以爲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卽位拜爲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冬與諸將擊鄧奉於滎陽祐軍敗爲奉所獲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野隨皆平之延岑自敗於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大破之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七進擊黃郵降之賜祐黃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姦將軍侯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

岑彭圍秦豐於黎丘破其將張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璽書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勅祐方略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輜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宮會擊延岑餘黨陰鬱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爲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

後漢書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放縱多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十三年
增邑定封鬲侯食邑七千三百戶十五年朝京師
上大將軍印綬因留奉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
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帝卽施行又奏宜令三
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從遂從其議祐初學長安
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
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
蒙賞賚二十四年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
四年坐從兄伯爲外孫陰皇后巫蠱事免爲庶人

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演子冲爲鬲侯

景丹傳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
四科丹以言語爲固德侯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
率副貳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况降
復爲上谷長史王郎起丹與况共謀拒之况使丹
與子弇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世祖引見丹等
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
然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

拜丹爲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緣郎兵迎戰漢軍退卻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歿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遂從征河北世祖卽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詔舉可爲大司馬者羣臣所推唯吳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勳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乃以吳漢爲大司馬

而拜丹爲驃騎大將軍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強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宮等從擊破五校於滎陽降其衆五萬人會陝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臥以鎮之足矣丹不

後漢書 卷三十四 四
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十餘日薨子尚嗣徙封余吾侯尚卒子苞嗣苞卒子臨嗣無子國絕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遠為監亭侯

王梁傳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為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孤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以為梁功及即位 選大

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上之官也於是擢

拜梁為大司空封武彊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

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

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

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

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

餘以為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關擊赤眉別

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

平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齧桑而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爲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衆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爲人

興利旅力旣愆迄無成功百姓怨讟談者譴譁雖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其以梁爲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十四年卒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與楚王英謀反棄市國除

杜茂傳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爲中堅將軍常從征伐世祖卽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北擊五校於真定進降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

陘侯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河東郡
悉平諸營保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三郡清靜
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持節拜茂爲驃騎大將軍擊
沛郡拔芑時西防復反迎佼彊五年春茂率捕虜
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彊奔董憲東方旣
平七年詔茂引兵北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九
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尹由於繁峙芳將
賈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樓煩城時
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帝患之十二

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
邊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
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先
是鴈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爲尹由所略由以爲
將帥與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涼
涼上狀皆封爲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
及平城降民自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
右郇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鴈門且平芳遂亾
入匈奴帝擢涼子爲中郎宿衛左右涼字公文右

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為兵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武侯十三年增邑更封脩侯十五年坐斷兵馬廩縑使軍吏殺人免官削戶邑定封參遠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滅死一等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茂孫奉為安樂亭侯

馬成傳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為縣吏世祖狗穎

川以成為安集掾調守邾令及世祖討河北成即棄官步負追及於滿陽以成為期門從征伐世祖即位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八年從征破隗囂以成為

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年代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尚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明年大司空李通罷以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數月復拜揚武將軍十四年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爲中山

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擊武谿蠻賊無功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个椒侯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子豐嗣豐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嗣桓帝時以罪失國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爲益陽亭侯

劉隆傳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

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爲騎都尉謁歸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卽追及於射犬以爲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二年封元父侯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餘上將軍印綬十三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

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疇輩十餘人皆歿帝以隆功臣特免爲庶人明年復封爲扶

樂鄉侯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趾蠻夷
徵側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獲其帥徵貳斬首千
餘級降者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為長平侯及大
司馬吳漢薨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
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
斛以列侯奉朝請 丁年定封慎侯中元二年卒
謚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傳

傅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也世祖狗襄城俊以縣

亭長迎軍拜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
從破王尋等以為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潁
川收葬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使與賓客十餘人北
追及於邯鄲上謁世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
祖即位以俊為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三年拜
俊積弩將軍與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
兵徇江東揚州悉定七年卒謚曰威侯子昌嗣徙
封蕪湖侯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
封乞錢五十萬為關內侯肅宗怒貶為關內侯竟

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為高置亭侯

堅鐔傳

堅鐔字子伋潁川襄城人也為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捨於盧奴世祖即位拜鐔揚化將軍封潁強侯與諸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為反間私約鐔晨開上東門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殺傷

甚眾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又別擊內黃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脩徇南陽諸縣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鐔乃引軍赴充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眾及帝征南陽擊破訢奉以鐔為左曹常從征伐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

卒子鴻嗣鴻卒子浮嗣浮卒子雅嗣

馬武傳

後一段情曲可挹文亦宕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後入綠林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爲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爲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剋旣罷獨與武登叢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駑怯

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以爲歡復使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愈美其意因從擊羣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進至安定次小廣陽武常爲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而還世祖卽位以武爲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年與虎

後漢書卷三十四 一三
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丘
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之
會車駕至萌遂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
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
爲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囂兵乃退諸
軍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更封郇侯將兵北屯下
曲陽備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
洛陽上將軍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爲揚虛侯因留
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

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
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
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
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
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
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
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夫遠
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
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二

後漢書批言 卷二十四 十四
十五年武以中郎將將兵擊武陵蠻夷還上印綬
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武
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
輔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涼州諸郡
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亶與羌
戰斬首六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爲羌所敗死者千
餘人羌乃率衆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破
之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
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并前千八百戶永平

四年卒子檀嗣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
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武孫震爲膠亭侯震
卒子側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宿爲上應二十八宿未
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
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
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
以焉爾若乃王道旣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
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

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
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
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
亂起蕭樊且猶縲繼信越終見薤藪不其然乎自
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
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
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
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
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

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
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
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
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
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
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
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料完其
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
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

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衛尉安成侯鮑期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後漢書 卷二十四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左曹合肥侯堅鐔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太常靈壽侯邳彤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太傅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績思又庸功是存有來羣后捷我戎軒婉
變龍姿儷景同翻

太傅卓茂

卓茂字叔元

南陽宛人也

少為名士

有節操

不取非義

之資

有子

卓

茂

字

叔

元

南

陽

